

N 耐人寻味  
 airenxunwei

# 我想做可以描述你一生的人

□龙建雄

前一阵子,认识

快20年的一个哥们生日,他发了一条朋友圈:朋友不必多,两个就够,一个肯借你钱,一个肯参加你的葬礼,此生足矣。

我盯着文字看了许久。然后,重重地给他点了一个赞,并且留言:哥哥有能力做到就会尽力而为,如果比你晚去报到,一定做你希望的那个朋友。他很快给我回复了一个拥抱。

朋友是宝藏。手机里有好多朋友的电话号码,一个号是基本配置,两三个号已不足为奇,如果再告知你家庭电话,那一定是真朋友。很多人舍不得删掉不常联系甚至根本就不联络的电话号码,好在现代智能手机的储存量足够强大。

在两千多年以前,孔老夫子就给我们定好了选择朋友的标准:“益者三友,损者三友。”在他看来,正直无邪的朋友、诚实守信的朋友、知识渊博的朋友是应该结交的,他们会对我们

自身修养

有很大帮助,这三类朋友结交多少都不会嫌多。但是,阿谀谄媚的人、表里不一的人、经常花言巧语的人,这三种朋友是不能结交的,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自身修养有害无益。孔子的话直白明了,直到现在都不过时。

家里老人常教育我们,当你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,就去看看他结交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朋友。还真别说,这么浅显的道理犹如真理般可信。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,一个好朋友让我们受益无穷,而一个品行恶劣的朋友则可能给我们带来无辜祸端,身边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。

直白地说,借钱最考验朋友,也考验着自己本身。朋友之间借钱需要莫大的勇气,借钱是因为急需;能够借出钱是因为善良,是因为交情,还有可能仅仅是仗义。所以,借钱是朋友之间一段复杂情感交织过程。这世上,不会有人把钱预备好随时准备着你来借,因而,你借钱的原因要清晰、简单、可公开,借钱之后要有担当、有能力偿还。如果你借钱是因为奢华消费、赌博欠债、横财梦破灭、拆东墙补西墙,那最好还是不要去找朋友开口,朋友没有为你过失投资买单的义务。

坦白地说,每次去那个非常肃穆的地方面对一个生命的最后告别,我总在思考:这个地方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?假以时光穿越,我们很可能好

奇

自己的葬礼会以何种基调和方式举办?会给身后人留下什么记忆和影响?自己会以什么评价继续活在所认识的人心里?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系统课题。那个时候,能够站在你面前且心情沉重的那些朋友,回忆里一定储存着你在他心中的某一处感动,你赞美朋友的一句话,帮过朋友的一次小忙,抑或是一个举止,一个微笑。

人一辈子,会遇到许许多多朋友,有的贯穿整个人生,有的维持一个阶段,也有的是萍水相逢。而我,最想做的,是可以描述你一生的人。

朋友之间,有心,不在也在;无意,在也不在。

Y 有此一说  
 ouciyishuo

## 老友如瓜

□王太生

上辈子,我可能是个蓑衣农人,在篱笆豆架之间,有几个瓜果朋友。

王小二是我的一个萝卜朋友。那年,王小二在地里被一个大萝卜绊倒,我问他摔疼了没有?王小二揉着膝盖说:“这样幸福地摔倒,一年应该多几次。”萝卜朋友率真。有时候,王小二就是个空心大萝卜,没多少心眼,也没心没肺,高兴时,请朋友吃一顿红烧萝卜;浪漫时,想寄几只萤火虫给你。

在这个逐渐扩大的城市里,李老大是我的黄瓜朋友,也是我的新鲜维生素。我不知道怎样描述他。他先是一朵小黄花,然后是一根黄瓜。一个散淡的人,在城市菜园里像黄瓜一样,生根、开花、结果,过着布衣简食的平淡生活。他曾经有过大志向,却没法实现。现在他只想做一根安静平凡的黄瓜,不和谁争名夺利,

过自己妥帖的日子。

还有一些西瓜朋友、丝瓜朋友……

西瓜朋友能给你降温解渴;丝瓜朋友纹路清晰,条分缕析,从不跟你借钱,有困难自己扛着,朋友之间一旦与钱沾边,就很难再是朋友了;夏天我爱喝冬瓜海带汤,冬瓜皮切成丝,可以拌红辣椒或青辣椒清炒,清、脆,还可以降火。有的朋友像极冬瓜的品性,朴实、随和、不计较。我喜欢这种朋友。

人到中年以后,有淡出江湖的意味。人从容了,笃定了,越发与世无争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如果要我选某种瓜做对应,我会选南瓜。南瓜内敛,不张狂,四平八稳,像一个隐士,它能够长这么大,必定是经历过风和雨。一个人,年龄越大越安静,安静得就像一个南瓜。寂寞时,自己跟自己交朋友。我宛若南瓜,岁月流逝,已到秋冬。我只想坐在朋友中间,安静老熟,岁月静好。虽然表皮粗糙,但有特殊的香气。

老友如瓜,平时各忙各的,忽然想起了,就会坐到一起,坐在季节里。不用客套,都接上了地气。



请本版图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## 毡匠:荡诟滌瑕需千锤 铺平喷油凭技艺

有关毡匠的最早记载,是《周礼·天官·掌皮》,其中说:“秋敛皮,冬敛革,共其毛皮为毡。”那时监管制毡的官员称“掌皮”,距今已三千多年。北魏《齐民要术》有“作毡之法,春毛秋毛中半和用,秋毛紧强,春毛软弱、独用太偏,是以须杂”的说法。《考工记》说“毡之为物,无经无纬、文非织非枉”。

旧时的俗语中,有“一居官二打铁,三弹羊毛四擀毡”的说法,由此不难看出,毡匠的活计在当时算得上是一门好营生。匠人在城镇有毡坊,但多数游走在大街小巷、山乡间,为人们制作毡帽、毡靴、毡窝子、毡帘。毡匠有三件宝:“弹弓、竹帘、竹耙子。”

毡匠擀毡的工序,大致可分为弹毛、铺毛、撒面、喷油、洗毡等。

弹毛:这是一项技术活,又是一项苦力活。毡匠一手持住吊起的七尺大弓,一手抡起弹毛木槌敲击弓弦,原本整簇、整团的羊毛则在弓弦的伴奏中开始上下翻飞、四分五裂。就连那些板结的、团粒的羊毛,也开始纷纷虚胀、绵和起来。羊毛中的杂质,也自行其道般被分隔开来。

铺毛:是一道极轻松的工序,需要高超的技术。铺毛时,毡匠在一手掌间套上宽寸余长二寸的竹片,另一手则执四支一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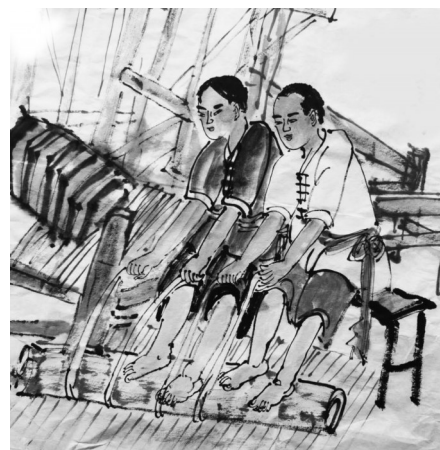
的“撒张棍”。只见他以棍挑起弹好的羊毛,用撒张棍击打“手掌片”,棍间的羊毛便纷纷落于竹帘之上。撒张棍与手掌片的撞击,使羊毛铺得薄厚均称,虚实一致。

撒面、喷油:撒面用的是黑豆面,这是因其黏合性强、坚韧性好。一条够数的四六毡,约需一升豆面。将豆面撒均匀后,就要喷洒蓖麻油,一条毡约需油一斤。待到蓖麻油与豆面一见面,二者便黏合起来,难以分开。喷油时,毡匠先将油吞入口中,闭气,啐定嘴唇,再用力将油从口中喷出,那油如丝似雨,若烟像雾,纷纷洒洒地缓缓落于羊毛上。

洗毡:喷好油后,毡匠用三根毛绳捆起竹帘,将竹帘放在有两根拉绳的斜面木板上,走一回“洗毡”的程序。

两个光背的毡匠,双手紧握着卷帘上的绳索,四只脚开始轻轻地蹬起竹帘卷,慢慢地用力拉动绳子。这用力极有技巧——力气大了,帘内的毡坯便蹬出了窟窿;用劲小了,绳索的拉力不足,帘卷不吃力,毡坯便难以成形。

洗毡完毕,毡匠便拿出尺子在毡上丈量。尺寸够了,只需用铁钩子勾过毡坯四角拉伸,使得各个边角均方方正正;若有尺寸不够的地方,则需一手扯起,一手啪啪地使



劲打上几下。正因如此,才有了“长木匠短铁匠,毡匠不够挥拳扬”的俗语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家里有无毡铺,是衡量穷富的重要标志。不论蒙古族牧民还是汉族农民,尽力做毡铺炕,小的二五、三五,大的五六满炕,平展展软绵绵,真是一种享受。

如今,擀毡的收入与其他行业相比越来越低,毡匠这个老行当也渐行渐远,成为大多数人的永恒记忆……



民间工匠

文/妍言 永革 世江 丽敏  
 图/彭忠  
 策划/运斋 庆堂